

“人类危机与文明对话”

——许嘉璐与罗伯特·舒乐的高端对话

嘉 宾:许嘉璐(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尼山论坛组委会主席团主席)

嘉 宾:罗伯特·舒乐(美国水晶大教堂创始人、牧师、博士)

时 间:2010年9月26日上午10:30~12:30

地 点:中国山东尼山圣源书院

主持人:赵启正(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尼山论坛组委会主席团副主席)

赵启正:这场高端对话是我们论坛中重点的一场,题目是《人类危机与文明对话》。任何一个真正关心当今国际或本国发展的人,都很正面地看到我们的社会进步,同时也担忧我们从精神层次到物质层次上的危机迹象,并且对今后的发展也充满了忧虑。我们希望通过两位的对话能部分地解脱我们的忧虑,看到我们克服人类危机的新的方法或新的启示。

开始之前,我当然要说一两句话介绍两位对话者。在很多年以前,美国有一个四岁的小孩,他第一次听到“中国”这个词,是他的舅舅告诉他的,他的舅舅在中国的厦门布道并且办大学。这个小孩听说中国很伟大,现在坐在我面前的罗伯特·舒乐就是那位四岁知道中国的美国男孩子。请他说几句话。

罗伯特·舒乐:非常感谢。我很荣幸能够与许教授一起在这里进行这个高端对话。我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感到了这种荣誉,我们寻求和平,人类要意识到这种共享的理想,这需要我们不停地改变。有人认为孔子和耶稣之间的对话不可能成行,但是这种不可能今天变成了可能。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进行这样的对话,我是一个专家,我对人类的行为有一些研究。我必须说,许教授是一位可能性思维家。伟大的思维都是从不可能的状态变成了可能,这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它的原因以及它的真实性,还要有这种创造性和远见性。如果只考虑到消极性,就把它放弃了、忽视了,那么积极向上的一面就不会表现出来。因此,我们今天面对这样的观众,也一定考虑这种可能性思维和积极的一面,也许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就会有新的思维、新的动向,

许嘉璐教授在这方面确实是很好的朋友。

耶稣也谈到,人是可能做成各种事情的,当然耶稣是超高的思维家。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目标,我总是说:“我想、我能! 我们想、我们能!”我们必须要做到这些。谢谢。

赵启正:对话的另一位嘉宾在四岁的时候第一次听到孔夫子,以后成为了中国孔夫子研究者的著名学者,也是我们这次论坛的创意人许嘉璐教授,他也曾经是中国的领导人。请他呼应一下舒乐博士,他谈了耶稣,你谈谈孔子。

许嘉璐:我的身份是双重的,既是组委会主席又是今天对话的一方,但是我还是要感谢舒乐博士,特别感谢他能够光临此次论坛。当年因为听了舅舅给他介绍世界最大的国家——中国的许多故事,因而对中国发生兴趣的那个小男孩,在八十年后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我要向大家揭露他一点私人的秘密,今年也就是这个季节,是和他的夫人钻石婚的纪念日。本来应该在洛杉矶的家里接受亲朋好友和儿孙、重孙的祝贺,但是他坚持要来。就在他从洛杉矶飞往香港的班机上,他度过了八十四岁的生日。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遭到了包括他夫人以及全家人的极力劝阻,但是他竟然说了这样的话:“许嘉璐教授邀请我去,我答应过的,我一定要去。”于是,他来了。这不是因许嘉璐一人而已,是他从四岁培养的对中国的热爱,是他多次来中国之后对中国零距离的接触中,所亲眼看到并印证了他舅舅的话。

刚才他引了耶稣的话,由这里可以看出耶稣和孔夫子有很多共同点。耶稣说,你是可能的,他是可能的,这件事情是可能的,那件事情是可能的。瘫痪的人可以站起来,聋哑人可以说出话来。果然,瘫痪的人站起来了,聋哑人说出了话。而孔夫子的学说教导我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我们认定了一个志向,根据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你就坚持去做,永不放弃,就可以达到目的。舒乐博士有一句名言:如果你有一个理想,你一定能实现。我用眼前的一件事情来证明他的名言是对的,耶稣的话是对的,孔夫子的话同样是对的。这就是在三年前我开始系统地构思组织世界文明对话,两年多前,我正式提出并且和几位学者协商,当时很多其他人劝阻我,说这不可能。但是,我有这个理想,因为人类需要,中国需要,美国需要,各个民族都需要。另外一种可能,除了便捷的交通工具,要求对话、要求交流已经成为世界多数人的共识。果然,我的梦想实现了。在这个问题上,我算个有志者吧! 谢谢。

赵启正:大家收到邀请要你参加一场会议,去不去? 根据我的经验,要判断他们是不是最佳的对话伙伴,而最佳的对话伙伴要符合这样的条件:他们应该是跨领域的、跨专业的;他们对话所涉及的主题应当是跨时代的;在地域

上应当是跨国家的；在对话中应当表现出充分的哲理、思辨的特征。今天我们面前这两位对话者，这一对伙伴就是难得的最佳对话伙伴，因此大家要有一场精神的享受。

他们两位以前有过对话，并且出版了一本书《为了天下太平》，我已经读了，短小精悍，更重要的是正确体现了一种非常好的对话态度。在交流中，如果藐视对方的文化就会产生冲突，如果对人家不尊重的话，就引起争执，如果被政治家利用的话就是战争。所以，对话需要一种极其高尚的态度。

我们请这位最佳伙伴转到我们的主题，即人类危机。已经发生的危机从20世纪看有两次世界大战，从地球的角度看有地震、海啸、传染病、艾滋病、SARS，技术的高度发展产生了很多新垃圾，每天在开采新矿产，每天在砍伐树木，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也十分可怕。

我想请两位对话者分别谈一谈你最担忧的人类危机是哪一种？舒乐博士，您最担忧的人类危机是哪一类？

罗伯特·舒乐：我最担心的危机是精神和物质上的冲突，我们都是物质上的人，我最担心的就是让世俗的理念来控制我们的精神，人在物质上的消耗会影响到他的精神，会影响到一个人精神上的价值和质量，因此我们需要探索和学习，进一步增强世界的活力。

赵启正：舒乐博士所说的物质享受的高速增长会影响到精神，中国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在金钱方面也发生一些可见的效果，请许嘉璐教授评议一下物质对精神的影响。

许嘉璐：我刚才致辞当中所说的人类正在受着各种的折磨，其实就包括人类在受着自己物欲的折磨。实际上，一个人最容易接受的是能直接刺激我们五官和肉体的，于是就像中国古语所说的饮鸩止渴一样，喝毒药水来止渴，其结果是泯灭了人类本身的心和性。在儒家看来，人生来性是相近的，是善良的，可是后天的生活环境和习惯造成了人的分解，而这种刺激五官的、肉体的、物质的东西，如果不能把握自己正确的生活价值、生活方向，就会导致人本性的泯灭。在经济领域里无限的贪欲，在世俗生活中的妒忌，在人与人关系当中的狂妄自大，似乎已经成为今天人类的通病。就像我和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昨天的对话里说的，今天的人类是狂妄的人类，忘了自己是天与地之子，是宇宙的一个成员。天地一体、万物一体，自己只不过是一体中的一个小小的微尘。但是，一个人他的所作所为用今天的思维也会想到一个说法——会影响到他人、会影响到世界、会影响到未来。

赵启正：许嘉璐教授讲到已经发生了由于贪欲、由于自私而引起的精神堕落的表现，而这种表现不仅是在中国社会巨变时期发生了，发达国家也在

继续发生，也是现在进行时。如这次金融危机，大家举出了很多发生的理由，其中一个就是有的金融家设计了衍生的金融产品，用复杂的数学证明你如果购买他的产品，你会发财。而事实上，这种数学游戏不是一般人能看得懂的，人们由于相信他而购买了这样的产品，最后受到欺骗。

我想请问舒乐博士，基督教有一个教义叫“信者得救”，你相信基督者，上帝就会救你。那么这些金融界有欺骗行为的高级人士，基督能够救他们吗？怎么去救他们呢？

罗伯特·舒乐：我认为，我们应当建立起世界上的正义，世界上有内在的正义感，人们知道正义和邪恶，邪恶的人会受到惩罚。邪恶的人丧失了作为一个正义的人所享受到的快乐。

赵启正：有一些受害者，并不是邪恶的创造人，上帝救他们吗？您说信者得救，很多人不信基督教，不信基督教的人，是不是你就不救他们了？基督教能够拯救全球的人类吗？

罗伯特·舒乐：基督教不会拯救整个世界，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思想家，他们都会有自己的正面和负面的思想方式。

赵启正：我想问许嘉璐教授，对精神堕落或者一时被蒙蔽而有些不好行为的人比如贪婪、吸毒，儒学会拯救他们吗？

许嘉璐：舒乐博士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儒学的，他说基督教不能拯救整个世界。虽然我是一个儒者，但是我也要讲，地球六十六亿人，不能只靠儒学来挽救整个世界。但是对于主持人所说的这两种人，一种因贪欲而有恶行的信基督者和不信基督的人，儒学和基督教在这点上是一样的。儒学坚决谴责为富不仁，就是有了钱却忘记仁义之人，忘记了爱他人，只是自私，满足自己贪欲。基督教说，在《马可福音》里有这样一句话——财主要进天堂比骆驼要穿过针眼还难。我想，耶稣所谴责的不一定是有钱人，而是为富不仁者。对于笃信儒学而又贫穷的人，孟子有一句话“人皆可以为舜尧”，也就是都可以成为圣人。怎么成为舜尧呢？不要忘记了人的品德的四德——“仁、义、礼、智”。怎么获得呢？“学而时习之”。自己学习行吗？不能默默地守在书斋里读，还要“有朋自远方来”，就像我们在论坛里一起切磋。还要有一种胸怀，你修养很多，你的心地很好，但是别人误解你，怎么办呢？“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所以，只要走这条路，每个人都可以提升自己的人格，摆脱物质世界的羁绊，让自己的灵魂升华。而在佛教也有同样的道理，这就是在《大涅槃经》里，佛所说的“一阐提也有佛性”。“一阐提”是音译的梵文，拿今天的话说是不仁不义者、不信佛者、做恶行者。基督不避讳自己所受的耻辱和酷刑，还教导自己的弟子：我死后你们继续传播福音。他的目标是普度众生，当然单

靠一个宗教救不了一个人类。

赵启正：舒乐博士，许嘉璐教授把基督和孔子的思想又作了对比。据我所知，您最近也读了孔夫子的书，知道孔夫子提到五方面的要素，就您所理解的孔子的五个要素能说点儿感想吗？

罗伯特·舒乐：我觉得它们是非常重要的基本要素，它们既是儒家所讲的根基，也是我们所有人所欢迎的。所有的事情在一起并不是他提的简单五条，对这五个基本要素不熟悉的人，也在尽量地对旁边的人施以友爱，尊重家庭。“仁”，即对社会要负责任，家庭之间、社会成员之间要有责任。“义”，即有正确的行为，而且要作出牺牲。“信”，即诚实，要对周围的人、家庭成员和更广泛的人群讲求这一点。所以说，诚实是十分重要的原则。每个人都要相互诚实，当然你也需要比较谦卑，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这样，我们可以创造和谐的环境。“忠”也是很重要的，要对自己的家庭成员和国家忠诚。

赵启正：舒乐博士对孔夫子的理解，从美国人的角度理解，对我们是不是是一种补充呢？是不是使我们在看我们祖先学说的时候可以看得更丰富？我们通过两位智者挖掘精神财富，两位不仅是他们本专业的神学家或者国学家，他们还是哲学家，我们更愿意挖掘他们的哲学思想。刚才我们讨论了全球危机中由于物质的发展和人类的欲望之间的相关性而引起的危机，是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我本人是物理学家出身，对于精神面的研究是处在一个学习的角度，但是从物理到物质也发生一些问题，也想请教两位。现在由于全球的教育程度提高了，也就是发明家多了，发明家是有好奇心、有创造欲，因此是疯狂地在发明。我们的手机一代一代地在换，电视机由黑白到彩色再到LED的液晶，没有用坏就扔了，汽车要提前报废。中国有七亿人在使用手机，假设每七人换一部手机一年就有一亿部手机报废。一部手机加上充电器要一百克，这样算起来每年报废的手机一万吨，到哪里去放？电池腐坏了就是毒素，我想请教两位，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发明欲望不可阻挡，因此每天在创造新的产品，旧的产品被淘汰，我们需要那么多新的产品吗？我们有办法约制这些发明家和企业家联合生产新产品的攻势吗？两位能从哲学的现象对这种现象给一个批判和指导吗？

罗伯特·舒乐：今天我们要创造物质，我们经常就说，你有没有这个东西。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东西，确实不需要。我在印度见到一个圣人，他没有任何东西，他就是过着一种简单的生活，他关心人，很愿意了解人。在今后我们不应该只强调积累物质的东西，应该还考虑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个性。

赵启正：舒乐博士教导我们不要老买那么多新产品，摄影师不要老买新照相机，有用的就行了。下面有请许嘉璐先生谈谈不同的创造带来的问题。

许嘉璐：我非常同意舒乐博士所说的。我想从另外的角度谈这个问题。现在的消费市场是一个什么市场？已经不是满足人们生存发展基本需要的市场，而是制造虚荣的市场，是广告经济，是时尚新文化。最后举个记者们用的照相机的例子，大概用到五年前的最好的相机就可以满足现在的所有需要，今后一代代的新版本都是为虚荣而造。为什么有资本做广告？用资本搭起舞台让模特在上面扭来扭去。为什么捧明星？为什么获奖的红色地毯上珠光宝气？就是为了推出新产品，让少男少女们、中男中女们知道落后了，那才是时尚。因此名牌畅销，大获其利，这样满足了双方的欲望，消费者获得了刺激感官和自己虚荣的满足。而资本持有者就获得了金钱的满足和社会地位提升的满足。不仅如此，现在有意无意中已经在全世界制造了新时代的新迷信。旧的迷信是迷信鬼神，新的迷信是对科技的崇拜。科技能解决物质的问题，甚至超出人类的需要，但是它满足不了人的心灵，甚至要毁坏人的心灵。因此儒家说“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的欲望，回到正确的以仁义礼智规定的社会规范和规则，这就是仁、就是爱人、就是爱世界。

赵启正：听了许教授的这番话，对我有很大的启示。使用好的、新的技术产品是有虚荣心作怪，所以我们还是要物尽其用，把这个产品用到最后再淘汰。

许嘉璐：启正先生，我们是被动者，我们克制也是有限制的。我亲身的经历，直到今天，我用的还是丢在马路上年轻人连看都不看，更不愿意说捡起来的一部很老很老的手机，据说到旧店里二十块钱可以买。但是它有毛病了，拿店里去修要四五百元，想换个部件——对不起，早就停产了，没有了。因此，产生了新的，就停止旧的，让旧的再维修都不可能，必须买新的。因此，现在手机上几十种功能，而人们最常用的就是两种或者 2.5 种，一种是打电话，一种是发短信，那 0.5 种就是不戴手表看时间，剩下的功能全是掏出腰包塞到跨国资本的口袋里，但是又心甘情愿。因为自己买了时尚、买了就显得潮。我看启正你的手机也很先进。

赵启正：我的手机都磨损坏了。舒乐博士，您是不是有很多的手机和照相机？

罗伯特·舒乐：我没有手机。

赵启正：拒绝新技术的诱惑，我们向他学习。

罗伯特·舒乐：手机还是有一定的用处的，但是我们还有有线电话，还是可以用有线电话互相沟通。

许嘉璐：你不要误会，舒乐博士并不是不追求新的东西，他是拒绝满足个人物欲的东西。如果你有机会，在座的朋友们有机会，到洛杉矶去看看他的

水晶大教堂,那是完全创新的,摆脱了哥特式或者其他的教堂形式,在那里你会看到大自然,看到今天。所以你站在那里会感觉我在这里似乎可以拥抱整个大自然、大自然可以拥抱我。它建成这么多年,在今天仍然是最新的,他用在布道、用在利于众生、用在造福天下。

赵启正:以后有尼山论坛邀请信的人到洛杉矶去,你要欢迎他。

罗伯特·舒乐:当然。我认为大家都应该去访问。我认为我们的文化和教育体系中最需要的就是认识到人类是有情感的,我们需要安慰、需要教育、需要爱、需要最终用在情感上的决定。我始终试图在这方面做些事,包括通过宗教的形式。我不认为空谈有什么作用,我们要做实事。我不是从头脑中想出来的主意,而是从内心出发做这些事情。在过去两年中,我日益认识到,人们应当认识到怎么样才能发现健康、有感情的个性。然后你就会开放你的心胸,让它变得透明。如何能够开发出健康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可以依赖宗教、依赖信仰,在每个人的头脑中,他的认识是不同的,必须要反躬自省,来看看自己的内心。

赵启正:舒乐博士又说出了一个对话的原则,对话的时候要透明,要能看见心和肺,我想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我们尽量去做。很多中国人在和基督徒或者穆斯林交流的时候也有点儿顾虑,穆斯林有一句话——别无诸神,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即天下只有一个神就是真主,穆罕默德是替真主来传道的。这样一来,你信别的神,你信上帝或者我们中国人崇拜孔子,这就不好办了,因为有排他性。很多宗教有排他性,中国佛教、道教是例外,可能跟孔夫子也有着关系,它们的排他性好像很弱。

舒乐博士,基督教有没有排他性?就是对不是基督徒的人怎么看待?我们之间也能看见心和肺吗?

罗伯特·舒乐:我认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达成一致的可能,这是在人和人之间,个体上的新交流,关键是你和谁交流,要给人以鼓励,这就是基督教的教义所在。你听到我刚才提到的这点了吗?

赵启正:您说得很好,我理解了——心的交流是最高交流。

许嘉璐:儒家也讲以诚相待。在儒家重要经典里面有很多这类的话,它把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和信仰,并归结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也就能不断地获得对主、客观的知识。然后这个知识还不是心,要正其心,也就是朝正处想,不要往邪面想。有了这个还不够,还要有诚意。所以中国从先秦到宋明,一直讲求一个诚,它是指对古代说的信的升华,这是一样的。至于说基督徒对于不信基督徒的人,应该通观整个旧约和新约来领会它的实质。例如耶稣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没有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这就使虚心的人得福了,使让

别人和睦的人得福了。当然,他也无数次提到关键你们要信主。他一生布道直到被处以极刑,布道的对象都是不信基督的,可是他仍然坚持,他对不信道的人布道就是对对方的尊重、对对方的信任、对对方的爱戴。这样理解基督教的排他,我想就不会僵化地认为基督教对别的宗教、对别的信仰一概是排斥的。其实,启正先生在你面前就有活生生的例子。我记得去年舒乐博士对我说过一句话,请允许我称你为“我最亲爱的朋友”。而等一会儿我送给他我的一本新著,我写了一句话,我是这样写的“送给我亲爱的朋友罗伯特·舒乐博士”,一个信奉儒教的,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你说排他吗?

赵启正:虽然是中文的书,舒乐博士暂时还不会中文,但是他能够读懂。中国的基督教很有意思,他们唱赞歌是用拉丁文,在欧洲和美国很多都改成本地文字了,中国人却用拉丁文。用汉字注上那个音就去唱,我在上海佘山教堂里问唱赞歌的基督徒,我说你懂吗?他说不在乎这个字我懂不懂,在乎这个韵律,在乎我的心。所以,舒乐博士,这本中文书,我相信你能看懂。

(本文由儒学研究院工作人员根据现场速录员记录稿整理)

对话文明与和平文化

——杜维明与德怀特·霍普金斯的对话

嘉 宾:杜维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学院终身教授、院长)

嘉 宾:霍普金斯(美国芝加哥大学神学教授)

时 间:2010年9月26日15:00~17:00

地 点:中国山东曲阜尼山书院

主持人:张小安(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尼山论坛组委会常务理事)

张小安: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首先我想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以及理事长。今天我很荣幸主持这次高端会谈,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主持好这次会谈,但是我相信,我一定能从这次会谈中学到很多。因为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在文明领域、中国文化、宗教、历史、哲学领域非常有名的专家和学者,我相信我一定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今天我们会谈的主题是“对话文明和和平文化”。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述的准确,如果不准确的话,可以由杜教授纠正我。

我想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来开展会谈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是孔子的诞生地,孔子于两千五百多年前在此诞生,而今天,这个地方也成了儒学的研究所、研究院。我知道每个周末在这里都会有一些讲课和讲座,所以我认为这是具有特别意义的。这也使得我们这次会谈与在一个现代的建筑开会有所不同,因为这个地方给我们带来难忘的体验。今天我很荣幸地向大家介绍两位著名的学者,一位是杜维明教授,一位是德怀特·霍普金斯教授,现在我想介绍一下他们两位。

杜维明教授是北京大学高等人文学院终身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哲学。另外他还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致力于发展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以及研究中国文化,还包括现代西方启蒙思想的研究,他现在致力于研究东亚儒教文明的现代转型,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各种资源的转化。

德怀特·霍普金斯教授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位神学教授。他的研究包括神学和东西方文化对比,其研究领域跨过多个学科,尤其是文化、政治

和经济范畴的研究。另外,他还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全球化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加速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以及摩擦。我曾经在联合国工作过八年,于2003年回国。我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工作期间,我们曾经讨论过很多关于全球化的问题。当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就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观点,很多发达国家对全球化持着非常正面的态度,而发展中国家则表示出了很强的担忧,因为他们认为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促进的全球化进程也就意味着西方化。他们担心通过全球化的进程,他们自己的文化会消失,所以关于这一个话题当时有着非常多的争论。

在2002年的时候,联合国开始了一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怎么样来进行这个文明之间的对话?怎么样建设这个对话文明和促进和平文化呢?我相信,两位教授都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值得我们借鉴的观点,我想邀请他们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在他们的观点发表完之后,我想请他们与观众开展互动,所以请各位观众准备好。

现在我想请两位进行对话。首先我想请霍普金斯教授表达他的观点。

德怀特·霍普金斯:首先非常感谢您对我善意的介绍,我很荣幸参与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其次,能够与我称之为老师的杜维明先生开展对话,我也觉得非常荣幸。我读过他的许多作品。另外,我也非常谦卑地在我自己的作品中运用过他的文章。我想他的研究范围也就是21世纪对儒学人文主义的研究,也是我想研究的领域。谢谢。

首先,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文化所扮演的角色的观点。另外,我还想比较一下美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如果我们想就中国文明与美国文明进行对话的话,我想我们有非常多的观点可以谈。

首先两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都非常大,另外两国都有其核心价值观和美德。美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实状况,其发端于1787年的美国《宪法》,在短短的二百二十三年里(保证了美国)成为了一个世界的强权国家。它首先是从1607年第一批英国殖民者抵达弗吉尼亚州时的一个空旷的殖民地开始的。这些殖民者当时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认为他们的命运就是来到这片土地上,从东边的大西洋沿岸到西边的太平洋沿岸,然后跨过太平洋进入到亚洲,如果有可能的话,还能够从东方这个方向征服西欧。这些殖民者离开了英格兰,来到了这片新世界,他们带着他们神圣的使命,也就是想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他们的权利,他们的全球化的视野包含着对生命、对自由、对幸福的追求,他们离开的时候是英国的公民,而到了这片新土地也

就成了最后的美国公民。他们当时也是受到西方启蒙思想传统的影响,这些先锋们认为他们没有义务来遵守英国的传统。事实上,在他们国家成立的初期,他们开始了一种反政府、反权威的生活方式。

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正是专注于反对英国乔治王的统治,因为他们的国王没有给他们提供参政的权利。所以毫不奇怪,美国《宪法》的第一个修正案就是关于言论自由的,第二个修正案就是关于公民持枪的权利的。从1707年开始,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来到了美国,他们成为了美国的公民,他们的神圣使命就是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以及把权利放置到整个世界。我们开展美国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对话,我想说美国文明有四个核心价值观,第一是个人主义,第二是资本主义,第三是基督教,第四是文化的多样性。

首先,个人主义是指个人敢于实验、创新和追求知识,不受限制,也不受任何在个人之外的官方的禁止,所以在美国,每个人的名是放在姓之前的。第二,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对于财产拥有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权利。在美国文化中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个私有财产也就相当于对宗教的追求一样神圣。第三,尽管今天美国在宗教和精神方面具有多样性,但是基本上来说,美国还是一个基督教的文化。事实上,基督教也是处于中心地位的。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传统来说,人们必须认真地看待基督教。第四,文化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也许是美国的独特标志。欧洲国家有很多公民成为了美国的公民。同样的,亚洲、太平洋、非洲、加勒比地区、拉美以及加拿大等也有很多公民成为了美国人。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会详细地讨论中国,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在全球世界经济方面拥有着领导的地位,同时对于世界经济的复苏也贡献非常多。但是,我想说中国如果不是一个世界经济的救赎者的话,那么至少也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权利的基地。那么,我们在经济增长的背后也就非常需要了解一下中国文化的价值。我认为能够唤醒中华文明的有四个核心价值观:第一是以家庭为中心,第二是和谐与平衡,第三是创新以及从外国人身上学习,第四是效率以及成果。

也许在美国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对话过程中,我们都需要学习对方的这四个核心价值观,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要避免一些负面的例子,使我们创造和平的条件。谢谢。

张小安:非常感谢,我想霍普金斯教授为我们详细地讲述和解释了美国的历史,通过他的讲述,我们对美国文化及其四个核心价值观有了更好的理解,我想他的理解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杜维明教授也想表达一下他对中国文化的观点,以及对霍普金斯教授观点的理解。

杜维明:非常感谢张小安女士的善意介绍。我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与霍普金斯教授开展对话。我拜读过他关于不同种族、性别、语言以及民族之间开展对话的文章,特别要提到的是我很赞赏他的勇气和一贯的努力,来表达美国少数民族中应该伸张的权利,以及共同建设一个美国共同文明的努力。

首先,我想概述一下中国儒学方面所发生的革命,也就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所发生的革命。事实上,儒学思想早在孔子出生的公元前6世纪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大体上来说它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从曲阜的当地文化开始的,曲阜的当地文化后来成为了中国的主流思想。

第二,它跨越了中国的边境,开始融入到东亚,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东亚精神文明。在现代来说,儒学思想面临着来自西方以及中国一些名人的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攻击,在19世纪儒学渐渐地受到了打压。事实上,中国有一些名人对此进行了非常严厉的谴责,而使得曲阜或者是儒学思想只成了一个地理上的表述。在一百七十年前,儒学思想是否能够实现其第三个顶峰,从而升级到东亚乃至全球成为了一个问题。对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而言,启蒙思想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比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儒教思想、大乘佛教以及道教来说都更重要。

所以当霍普金斯教授指出美国的几个核心价值观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感到非常熟悉,同时我也想说,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熟悉的就是启蒙思想。启蒙思想在人类历史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从启蒙思想中发展出来。如果我们看一看现在全球的各种机构和组织结构,包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科学技术、跨国公司和知名的大学,这些都是启蒙思想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启蒙思想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价值,这些对于美国文明和整个西方文明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包括自由、理性、平等、人权、法治以及人的尊严。

因此,启蒙思想的价值观是普世的,中国传统中的一些价值观正如霍普金斯教授指出的那些,包括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和谐、学习、教育都是亚洲的价值观。我想,正如霍普金斯教授指出的那样,现在在两个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之间开展对话时机正好成熟,这次对话不仅仅是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同时也是我们双方相互学习、共同繁荣的对话。我想说的这个例子对于我们双方进行这样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它包括这样的概念:自由、公平、理性、同情、法治、礼仪以及人的尊严和社会和谐的对比。也许,我到这里要停一下,让霍普金斯教授来对我的言论做一下回应,然后我们再进行对话。

德怀特·霍普金斯:非常感谢杜维明教授对于儒学历史以及中国知识界

的概述,同时,也非常感谢您提出的这样令人感到非常有启发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可以基于此来开展对话。

首先,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对话是关于生活方式或者说途径的话题,就是生而为人其意义是什么?我对于刚才您所列举的那些美德感到非常的兴奋,因为我认为刚才您列举的这些美德能够激发我们关于人的意义的讨论。对于我来说,我认为人有两个基本的特点,首先是对个人的表达以及对整个集体的服务。第二,人应该有超出个人的更大的一些理想,也就是人的精神部分。因为我已经开始读您的一本文集了,您认为发展儒学人文主义是一个正确的实现我们刚才所说对话的一条道路,所以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儒学人文主义与我们说的这些精神范畴的关系是什么?

杜维明:非常感谢您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我想简要地谈一谈 21 世纪的儒学工程。首先我想强调一下学习怎样成为一个人,是儒学的理论和实践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我想从四个关系来谈谈这个儒学人文主义,其中每一个关系对于我们的整个工程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没有一个能够受到低估。我想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必须强调儒学人文主义和世俗人文的不同,世俗人文主义是从启蒙思想发展而来的,世俗人文主义有两个特点,都在启蒙运动中得到了体现,首先就是反精神,反基督教,另外就是对自然采取一种积极的侵略性的态度。这四个范畴都与这样的可能性是有关的,也就是人的心和人的灵魂的范畴,我讲的第一个就是个人身和心整合,个人的身、心、灵、神如何整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我讲的这个个人并不是孤立的,这个问题也就是发展人与集体之间的富有成效的互动的问题,我想起了詹姆斯的一句非常有名的名言:没有个人的冲动集体也会静止,没有社会的同情集体也会褪色。第三,人与自然之间持久以及和谐的关系。自然并不被理解成为一个物种的集合,我们认为自然是所有主体的集合,在儒学的范畴里面包括天、地以及所有一切。

因此,在关于开展富有成效的互动的可能性方面,应该是在人的身心和天之间开展互动,因此,我想这就回应了您刚才关于儒学人文主义的问题,一位非常有名的印度哲学家说儒学人文主义并不是世俗人文主义,而是精神方面的人文主义。

德怀特·霍普金斯:非常感谢您的重要观点,我在来这个地方的旅途中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这个大环境中人的意义是什么?我想个人主义与个人性是不同的。我想您刚才谈到的在儒学环境中讨论人跟社会的关系更多的是讨论个人性,我想这对讨论美国环境中人的意义来说是一个更为健康的方式。我认为,个人主义是一种伦理的观点,它使得个人的富足、繁荣与

家庭、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富足、繁荣分开了。因此，我认为您刚才提到的个人性以及人跟社会之间平衡和和谐的关系对于我们在美国的环境中讨论是非常有帮助的。也许，我想您也可以解释一下儒学人文主义与精神人文主义并且将其与基督教的精神主义做一个对比，基督教的精神主义是属于超人类、超自然的一种主义，它试图要去挽救人类，我想这个解释也就是现在美国人所通常理解的正宗和主流的一个解释，我想它有可能是有一种超出人的主观能动性，超过人的自我的趋势。

杜维明：我非常赞赏您的观点，我来简要解释一下，首先个人主义与个人性是有区别的，这是我的哲学方面的一个观察，另外我也想区分一下主观主义和主体性，主观主义是看待世界的有限的方式，主体性是人本身所固有的一种人性。如果我们来探讨一下在儒学的范畴中主体性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可以看到人是所有关系的中心，我们讨论中心性，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主体性是持续的和深化的自我理解，我们不断地对自我进行更深一层的理解，就好像挖井一样，挖得更深才可能到达主流。如果我们来讨论关系的话，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将自我放大，要包含人的经验的各个部分，包括在社会中的各种经验。您刚才提到儒学传统中家庭的重要性，我认为首先第一步是建立与家庭成员的有意义的关系，以及温暖的一种关系，我们需要跨越家庭的范畴建立与社会的富有成效的关系，然后我们要跨越这个社会的范畴建立与国家的关系，而仅仅局限于国家的范畴也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达到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中国早期哲学家所说的“天下”的概念。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扩大这个范畴，我想仅仅与世界进行这样的联系也是不够的，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人类的主体的概念，我们还需要超越我们生活的环境，往世界继续延伸，因此我认为儒学方面更高的一个概念或者说价值也就是“天人合一”。因此，存在个人与一个不断扩大的、不断扩张的关系网络的交流。

因此，在我们的儒学的传统看来，“天”是无所不在的，它可以审查各种各样的事情，但它却不是无所不能的，因为有了人的出现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无论我们把人看成是被天创造而来的还是进化而来的，人都是这个宇宙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不仅仅是一个创造者，同时也是过程的参与者，或者说的更激进一点，人是这个核心的共同创造者。

德怀特·霍普金斯：您刚才的观点非常地有帮助，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精神主义、主体性以及主观主义。在西方传统中的一种极端的人类中心论，也是讨论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我想我们在美国的环境下所讨论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类生存的意义，它是基于对爱的理解，我想问的是，爱对于人的意义，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也许能从三个方面有一些影响。首先是自

爱,我很有兴趣了解一下儒学对于这个问题是怎样理解的?首先自爱我认为
 是爱自己,如果我们爱自己的话我们就会给自己增添一些价值,我们会保护
 自己,使自己活得有尊严。如果我们爱自己并给自己增添了一些价值的话,
 我们自己就会有信心来改变这个世界。当然我也非常赞赏您刚才提到的“共
 同创造者”的概念。

杜维明:在儒学层面来说,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它能够使人理解怎么样为自己而学,我们学习并不是为了父母、为了政治
 或者是为了政府,而是为了自我实现的过程,为了塑造我们自己的人格,我们
 要爱自己,尊重自己,使自己成为独立的有尊严的人,实现自我价值。另外儒
 学也是一个“身心之学”,当我们为自己而学的时候我们也在与他人、与宇宙
 万物进行交流,这并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我想向您问几个可能比较难回答的问题,我很赞赏您的神学观,尤其是
 有建设性的神学观,您有自己的观点,我想您对主流或正统神学观点感到不
 满,您认为上帝是与这个世界和个人是没有关系的,不论一个人再怎么样聪
 明、再怎么杰出也不能理解上帝,人只能成为自己的创造者。

德怀特·霍普金斯:我认为有两个观点是需要说明的,一个就是耶稣基
 督和《圣经》的诞生是共同创造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精神和物质一起来改变
 我们现在的时代和世界。一个是,基督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说非常基
 本的观点,就是共同创造能够为那些不能在社会上发出自己声音的人实现公
 平。即使我们认为《圣经》上的一切都是真的话,《圣经》上有两段是关于为穷
 人和无法实现自己权利的人来实现公平的经文,第一段是耶稣基督的第一次
 公开演讲,也就是像美国总统上台之后发表的第一次国情咨文一样,他会描
 述他的使命、他的方向、他为什么要站在这里。在那次公开演讲中耶稣基督
 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那些穷苦和受压迫的人”。

第二,如果我们逐字逐句地读的话,我们会看到经文中有一个地方是耶
 稣基督提出了基督教徒们可以进入天堂的一个标准,进入天堂是基督教徒们
 的生活目标,能够进入天堂的唯一标准是什么呢?在那段经文里面他提出,
 这个标准就是你是否为饥饿的人提供了食物,你是否为饥渴的人提供了水,
 你是否访问了在牢房里服役的人,你是否解放了那些受压迫的人。当然这是
 逐字逐句地解读,但我想这两个就是我们基督教应该讨论的基本的问题,一
 个是共同创造,第二个就是公平。而第二个问题以及这两段经文是我们实现
 和平和平衡的重要方式。

杜维明:非常感谢。我还想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学习“生而为人”
 也就意味着人有这个权利、有这个能力来实现自我的繁荣和富足,这是对于

基督教徒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早上我问了舒乐教授一个问题,是关于从宗教的各种方向中自我拯救的问题,在过去的好几个世纪里面,尤其是在中世纪中有这样一种强烈的信仰,就是你不能在教会之外实现救赎。但是,事实上上帝现在在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地坚定了。第二个就是即使你不是基督教徒也可以实现自我的救赎,如果你没有得到福音的话,如果你学习如何“生而为人”,你还是可以实现自我的救赎。

德怀特·霍普金斯:我想理解这个问题的适当方式是关于理解救赎与自由,在西方基督教徒看来,《圣经》、教会的传统和社会的种种证据是需要理解的。耶稣对这些事物具有决定性,但他是不能够包容一切的。第二,我认为上帝是无限大的,他不局限于某一教义、某一教会或者是某一文明、文化,一旦人们以及文明将这个现实缩小了理解的话,人们也就开始了学习人类意义的过程。

杜维明:我想与您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趣闻,另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请人来参加这个不同文明的对话过程中,有一个嘉宾叫做巴赫曼,他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问题,他有信仰,知道真理是什么,知道美、知道善是什么,他认为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疑问,如果您有什么疑问的话他说我倒是可以告诉你,这是第一个趣闻。另外一个叫卡尔兰那(音)的人士,我没有见过他,但是我想说的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基督教的存在,他的生活方式却是与基督教非常相似的,他对自我、对现实有一种奉献或者说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致力于自我和现实的精神,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们却是在按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在生活的。我想知道您的观点是什么。

德怀特·霍普金斯:我知道今天有非常多的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徒,却是按照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在生活,我想仔细地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徒,却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在生活,这也是我们探讨人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的重要部分,我想问一下更多的人是不是愿意被标榜为是儒学教徒、佛教徒或者是道教徒是非常有意思或者有帮助的,尽管他们是按照这些教的方式在生活,但他们不认为他们是教徒,我们问一下他们是不是愿意这样被贴标签。如果他们的回答“是”,我想我们回到刚才的那个问题就能够得到更多的证据或者是更多的力量了。

杜维明:我早上谈到就是我会对基督教的精神做一些有益的工作,我理解的儒教以及儒教精神也会做一些有力的工作。今天上午与您对话也使我更加强烈地相信基督教也是这样,我是基督教的受惠者。对于未来而言,我想基督教以及儒学都已经在发生一个重大的转变,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无法等着上帝的到来,因为我们正在发生这样的一场经济和金融的危机,因

为我们的儒学运动,我们不能等着上帝的到来,因为污染已经存在、种种的问题已经存在,就佛教徒而言,佛教徒也不能说我们就等着净土的到来,让我们就在红尘当中,让净土、让佛来实现自己吧。

张小安:非常感谢两位教授。我很不愿意打断他们深入地、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但是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们要中断一下,刚才两位教授就人的意义这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还讨论了个人主义、儒教、精神主义、基督精神主义等等,我想通过他们的探讨我们对于人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们的讨论涉及到不同的历史以及不同的理解,但是其本质是一致的。因为时间限制我们现在不得不结束他们的讨论而进入到下一个讨论,就是提问的环节。如果观众中有什么问题请举手。

提问:您好,我来自《中国日报》。我想问杜教授一个问题,在中国的“五四”运动以后,以及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儒学思想已经在知识界渐渐地被摈弃了,但是在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儒学思想的痕迹,现在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迈进,但是也有非常多的危机,我想问一下在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儒学思想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杜维明:您的问题非常复杂,我想给您一个简单的回答,希望不是一个狭隘的回答。首先,您说得非常对,儒学思想已经渐渐地式微了,但是许多儒学的思想和伦理对普通人(的影响)都还是非常普遍。我想对于未来来讲,我们提两点,一点就是现代化是在不同的文明中以不同的方式存在,我们在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和大陆等地都是在建设现代化,我们不同的社会以不同的方式向现代化迈进,但是我们都拥有普遍存在的传统,这是与西方不一样的。我们的传统在现实中存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谈法国的现代化不可能脱离法国的大革命,我们谈德国的现代化也不可能脱离德国的一些思潮,在中国也是如此,我们在形成中国身份的过程中,儒学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提问:您好,我是来自山东电视台的记者。刚才我听到教授提到一个观点,中国未来将是世界经济的救赎者,我想能不能请教授就这个观点详细谈一下。如果说中国能在经济方面扮演这个角色的话,那么中国在文化方面将要扮演什么角色?谢谢。

德怀特·霍普金斯:感谢您的问题,我笑了是因为刚才用到的“救赎者”这个词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如果我刚才用到这个词的话,那么我想讨论的并不是它在基督教中的特定意义。在次贷危机以后,我们认为在世界、美国及《华尔街日报》的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如果我们不认为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拯救世界危机的作用的话,那么他至少也是一个发动机。